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于少保萃忠傳 第三十四回 有貞雲陽謫戍 石亨謀逆亡身

上一日詰問石亨與曹吉祥、張等：「向日于謙迎立外藩，汝等是誰知見？」眾人齊對曰：「臣等皆不知，是有貞對臣等說的。」上深知有貞誣害謙。每至宮中朝太皇太后時，又見太后嗟歎于謙之冤。明日旨下，發有貞謫戍雲南金齒衛。雲南有萬里之遙，有貞聞命不敢怠緩，即出獄中，便要起程。深念馬士權為有貞之事而被拷掠，身無完膚，決不招認，乃至獄中看望，以其女許婚其子。遂別土權，往金齒而去。後朝廷知土權無辜，特有放歸。當時宗藩襄王瞻堵來朝。襄王因先年己巳之變，兩次上疏慰安太皇太后，乞命太子居攝天位，急發府庫帑藏，召募勇敢忠義之士，務圖迎復。仍乞訓諭郟王盡心輔政。疏上時，景泰已立八日矣。至是上得疏於宮中，覽之感歎。即親敕王入朝，待禮渥厚，閒敘數日。上因問王曰：「當時正月間，王文、于謙等曾使人到王處，有札子知會王否？」襄王答曰：「實無。」上因此益知王、於死為冤矣。天順帝留襄王在朝盤玩月餘，辭回。

是時，也先聞知中朝殺了于謙，心中大喜；對眾道：「南朝頭目于尚書被哈刺了，俺們無慮也。」即日傳箭，大舉入寇，由大同等關，直犯京城。

大同關前者是定襄伯郭登把守。因已已守城，二次不肯開關，又答言吾國自有新君之語，上復位，即革郭登之職回家，命李文、石彪把守。石彪倚石亨之勢，反欺李文，又克剝軍餉。自此兵心不服，不肯向前廝殺。以致也先兵馬直抵京師。京城人民，向賴于公平息九年，今復見此猖獗，人皆驚慌，一齊大叫沸嚷：「安得再生于少保，為國救蒼生！」京城大震，喊哭聲直達內廷。上正與恭順侯吳瑾、太平侯張等在內蹴毬，遙聞喧哭之聲，少刻，內臣飛報進宮。上聞報，大驚，棄毬於地，歎曰：「于謙若在，安得至此！」吳瑾亦曰：「真可惜于謙！」上顧謂吳瑾曰：「朕今復位未久，豈可令吾民遭此鋒鏑。朕昔在邊外，也先等不過欲求緞帛而已，朕豈惜此，勞傷軍民！」乃即發旨，下令齎緞帛萬餘，御敕一封，責其背盟入寇之罪。外彩緞多端，答其往年恭敬之心。御敕發到，也先亦自知無禮，叩謝賞物，即掣兵回去。

當日張在側，聞得上歎息于謙者再三，心中驚懼，面皆失色。辭朝出，忽見范廣於路。張口中連叫范兄、范兄者數聲，與之拱揖。左右人役，不知何故。曰：「都督范爺，與吾相見。汝等何不傳報？」左右見說，盡皆驚訝，知其見鬼。歸家無病而卒。

上一日與閣下李賢言及迎駕奪門之事。李賢對曰：「迎駕則可，『奪門』二字，豈可示於日後。況景泰病危，陛下理宜光復寶位。天命人心，無有不順，群臣誰敢不隊，何必奪門為哉？且朝廷禁門，豈可言奪。『奪』之一字，尤非美名。幸而陛下洪福齊天，得成其事。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，石亨、有貞輩不足惜，未矧置陛下於何地？當時亦有邀臣者，臣知此事甚險，實不肯從。」上聞李賢之言，聖心頓悟。猛省前科道劾石亨疏，有「以奪門之功，濫冒官爵。且朝廷禁門，何名為奪？『奪』之一字尤非順理，傳之後世，豈不被譏」等語，此語與李賢所言相同，乃深知亨輩之故，即欲復于謙官爵。曹吉祥知之，又以巧言阻止。吉祥即私對石亨言及：「上欲復于謙官爵，被我用巧言諫阻。」

石亨聞言，心中不安，急忙回家，召心腹將官，欲起歹心，石亨常往來紫荊、大同等關，謂左右曰：「若塞守斯關，京城當不戰而自潰矣。」時天順三年二月，石亨召心腹人盧旺、彥敬、杜清、童先等二□餘人商議。眾人齊到，亨即曰：「吾今所坐之位，皆汝等所欲坐首。」眾人驟聞此言，不知亨意。皆答曰：「某等蒙主公抬舉，做到都指揮之職，心足矣，又豈望公侯之位乎！」亨笑而言曰：「汝等獨不聞宋太祖之事乎？宋太祖因陳橋兵變，史書上不稱其謀叛。今汝等助吾行事，到得宋太祖地位，我今之職，非汝等為之而何？」眾人聞言，俱皆默然股票。時童先在旁，乃首出妖言，曰：「兄等曾聞得近日小兒謠言否？」眾曰：「不知。」童先曰：「近日謠言云：『四方叛亂俱可搖，惟有石人搖不動。』此謠言正應在我石公也。」眾人曰：「如何應在主公？」先曰：「四方叛亂俱可搖，按前者景泰時兩廠並浙東西諸賊，皆被朝廷剿除。搖者，剿也，謂四方叛亂，俱可剿除。惟有石人不能動，此不是應在主公姓石，可成大事而不能搖也？此天意在主公，諸公可勉力圖之。」眾皆領諾。石亨大喜，對眾人曰：「大同軍馬，最為勇猛，我撫之亦厚。若使石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，北塞紫荊關，東出山東據臨清州，決高郵之堤，以絕餉道，則京城可不戰而自潰矣。」遂議心腹分頭把守。

且說一日上臨御祥鳳樓，召恭順侯吳瑾、撫寧伯朱永等入侍。時石亨新造府第，上在祥鳳樓觀看久之，問左右曰：「此何人住居，極其高大？」朱永謝不知。吳瑾答曰：「此必是王府也。」上笑而言曰：「非也。」瑾曰：「不是王府，誰敢如此造作。」上顧太監裴富曰：「汝聞吳卿之言乎？」裴富知是石亨之府，但唯唯不敢答應。上知是石亨之屋，惡其僭妄，故問左右，上蓋深知之者。遂差石亨往延綏出征。將行之際，只見童先策杖忙進，力勸乘其前謀，曰：「乘此軍威，何事不可為。」亨曰：「吾為事有何難哉？今天下都司，待吾一代之，可一舉而成。」童先又曰：「時者，難得而易失。恐時一失，不可復得。」石亨曰：「吾今出征，所向必克。既克有名，人無不畏。」遂不聽童先之言。童先見亨不聽，私自罵曰：「這厮不足與謀大事！不去，禍將及矣。」遂先逃出。

門客謝昭聞童先之謀，忙進諫亨曰：「公當盡忠報國，不可妄意作為，自取禍害。」亨陽諾而陰實不聽。謝昭對人曰：「吾實主之道盡矣。石公禍將近也。」遂留一帖於書房，不辭而去。

亨乃令兵運到延綏征剿。亨自恃驍勇兵強，不令人會同李文等兵，先自往戰。此時敵兵養精蓄銳，且亨富貴已極，久弛征戰，全不為意，一戰而敗，折軍數千，無功而回。又倚著曹吉祥在內，自入內廷面奏，反奏：「李文畏怯，不肯同時發兵對敵。臣獨奮力進剿，方才退去。乞陛下究李文坐視之罪。若以石彪代李文鎮守大同，則敵兵不足畏也。昔謝安舉姪謝玄，遂破苻堅百萬之眾。臣敢不避親疏舉姪，伏候聖裁。」上心知石亨無功而回，又保舉石彪代李文，不准所奏。石亨見朝廷不准石彪代李文，乃浼曹吉祥矯詔以石彪代李文總督邊方。上知之，遂命多官勘視石亨、李文、石彪之事。勘得事實，眾官一齊交章劾奏石彪「兇暴貪狡，包藏禍心。謀鎮大同，陰傷主將。倚石亨之威權，移人主之大柄。石亨掩敗為功，權傾人主，易置文武，矯詔舉姪，事干天憲，法所不容」等語。朝廷即差官校，逮石彪下獄。初，石彪事發，眾官密議，明日當大班一齊劾奏。有與石亨交通者，洩漏其事。上知其故，召李賢問曰：「群臣黨惡交通有之乎？如此，不可不戒。」賢答曰：「誠如聖諭。」上乃降旨，諭百官無故不許往近侍大臣之家及錦衣衛官處。自此之後，朝政肅然。

石亨因征敵無功，復因石彪之事，不敢入朝，告病在家。眾官復交劾其惡。上震怒，令官校拿來，上命露刃押亨進見。石亨見上，叩頭謝罪，上曰：「朕有汝已多次矣，但汝所為之事甚妄。」頃之，上仍念其功，惟革去兵權，以本爵歸第。其年冬□月，彗星出見，日暈數重。司天台奏曰：「恐小人陰為不軌，宜防備之。」

未幾，石亨因罷了兵權，怨望不已。一日走到一僻室，忽見一婢與一僕歡笑，石亨大怒。其僕見了驚慌，奔到後園，跳牆而逃。亨拿其婢杖死，仍差人拿其僕，並拿僕之父。其僕與父，一逕到朝門擊鼓報首，將石亨向日與盧旺、童先等同謀之事，一一報聞。朝廷震怒，即拿石亨下獄。亨在獄中三日，忽見于公立於面前。亨大聲叫曰：「于尚書為何至此？」

獄官聞叫，進看無人，一獄驚駭。少刻之間，上命內相懷恩賜白羅一幅，令亨自盡。遂勒死石亨於獄中。石彪等俱棄市。百姓聞亨等之死，盡道：「于公之靈，冤報如是其速也。」朝廷命斬石亨之僕，差人籍沒其家產，追奪爵敕等項。籍其家資萬萬餘，而寶貨不計其數。內中檢出私書，有與各鎮軍官及數省遭心腹交通之書，皆約次年正月□五舉事。上親閱大怒，即頒密旨，令各處撫按官拿究。仍發石亨二子石溟、石澗邊外充軍；其幼子在襁褓者，無知不罪。查出同謀奸黨，雖有三、五漏網，朝廷盡皆寬宥，惟有童先、盧旺等不赦。但童先早遁，未曾獲得。令人榜示緊緝捕來。這童先因見石亨不依他言，早自逃出在外，就於途中占一課卦。未知童先自卜若何。

